

四国演义

选帝大会

韩小博著

三国虎视选帝会
西梁巧施连环计

①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四国演义

选帝大会

韩小博著

①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国演义. I, 选帝大会 / 韩小博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078-4431-3

I. ①四…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8025号

四国演义 I 选帝大会

著 者 韩小博

策 划 张娟平

责任编辑 笑学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张 娜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市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9年4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4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

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塚荒台。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西江月》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魏、蜀、吴三国纷争结束二百五十五年后，天下再度进入了一个三国时代。

535年，统治北方的北魏王朝一分为二：帝氏东支的孝静帝元善见被权臣高欢裹挟，建都邺城，史称东魏；西支的魏文帝元宝炬被丞相宇文泰拥立于长安，史称西魏。加上兰陵萧氏在南方建立的南梁，天下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然而东魏与西魏从建立之日起，就是高家与宇文家改朝换代的工具。

高欢及其长子高澄、次子高洋经过二十多年的准备，终于在550年逼元善见禅让，代魏为齐，史称北齐。七年后，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拥立其子宇文觉登基，国号为周，史称北周。

在此期间的555年，西魏大军南下攻克梁都江陵，杀梁元帝萧绎，改立萧绎的侄子萧誉(chá)为帝，以周围三百里之地建国，史称西梁。北周建立的同一年，萧绎的部将陈霸先逼萧绎的儿子、梁敬帝萧方智禅让，建都建康，以自己的姓氏“陈”为国号，史称南陈。

自此，天下进入四国时代。

目录

第一章 三国虎视江陵城 萧簪书冢托国事 /001

皇位乃国之根本，自古父子相传，长幼有序。太后却视之如珍馐美味，让儿子们见者有份。这是母性的自私，北齐一定会亡于你的自私……

第二章 长阳门下起纷争 三国豪杰争长短 /016

天下一统时，主弱臣强，大权旁落，此罪一也；天下将乱时，天子昏聩，宠幸奸臣，此罪二也；天下分裂时，弱国居富土，小国居要冲，此罪三也。

第三章 萧焄巧做锦绣文 周旋三国谋大位 /037

那一年，他亲眼见证了家族的相残，江南名士如战利品一般被掳往长安，江陵的百姓如蝼蚁一般被碾碎，祖先上千年的智慧大成在火海中化为灰烬……

第四章 春龙节夜生巨变 北齐图穷亮利刃 /063

堂堂一国天子的皇冠，竟用贵族、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的投壶游戏来决定归属，实在荒唐！萧岿看到这一幕，越发觉得自己退出是一件正确的事。

第五章 失书失亲失挚爱 生死关头下决心 /082

为人者，德尚为先。德尚者，孝悌为先。连父亲的安宁、兄弟的性命都可以罔顾，何以为人？更遑论为天子？

第六章 襄阳援军惨遭伏 帝师北上斗群雄 /100

这登闻鼓也叫“敢谏之鼓”，乃是晋武帝司马炎所创，为的是表刑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敲响此鼓。而天子听到鼓响，必须亲自接见敲鼓之人，听其诉说冤屈，以彰刑律之公平正义。

第七章 龙母重病乱投医 高湛妙计赚宫匙 /124

她不免想起了高演临死前，见自己硬要抢走皇位给高湛，愤怒地喊出那句“恨不见太后山陵”。难道老身真的做错了？

第八章 双王同日登大位 子高失算陷两难 /143

萧岿听得却是心中一声惨笑，这王爵看似显贵又如何？自从你们三人到了江陵，我的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我们兄弟四人接连被你们陷害、追杀、羞辱、挑拨，还不全是因头上这顶华丽的王冠吗？

第九章 北齐翻云出毒计 覆雨不成反失地 /172

等传信兵把西城中刚刚发生的事情简短道了出来，高长恭不禁有些懊恼，原来自己和陆令萱只顾着螳螂捕蝉，却忽视了黄雀在后的萧岿！

第十章 英雄相惜二里亭 监国出手挽青蘋 /191

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打仗打的就是粮秣辎重，粮草如果断绝，北齐明天就得撤兵。

第十一章 龙母龙子赌江陵 萧岿连环退北齐 /208

他这一声大吼，不禁让娄昭君想起了当年丈夫高欢举起反旗，对把持北魏朝政的尔朱氏宣战之事。那时，他也是这样身无长物，唯有一胆。

第十二章 娄氏巧使离间计 匹夫一勇抵三军 /229

几年前，父亲曾拿宇文泰恢复周代六官制举例，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妥协就意味着交易，或锱铢必较，或坐地起价。而我西梁身为蕞尔小国，在北周、北齐、南陈的眼中，不过是斤两间的计较罢了。

第十三章 百官齐战大冢宰 梁帝誓言箫三鸣 /248

经历了妻离子散，饱尝了兄弟相残，目睹了百姓涂炭，萧岿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年的苦衷——身在帝王家，每个人都与帝位“血脉相连”，亦与百姓福祉休戚与共。



第一章

三国虎视江陵城 萧誓书冢托国事



001

第一章

三国虎视江陵城

萧誓书冢托国事

“古往今来的宰相中，你是第一个被拿来祭旗的！”娄昭君冷冷望着太极殿石阶下被五花大绑的杨愔道。

虽然刽子手的鬼头刀已高悬头顶，但杨愔面上依旧古井不波，用仅剩的一只眼直视着她道：“古往今来的太后中，岳母你是第一个有四子先后为帝的。”

听到这样一句羡慕所有母亲的话，年逾六旬的娄昭君没有一丝得意，目光反而锋利了几分。

杨愔无视这位北齐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的怒色，继续说着自己的遗言：“皇位乃国之根本，自古父子相传，长幼有序。太后却视之如珍馐美味，让儿子们见者有份。这是母性的自私，北齐一定会亡于你的自私……”

杨愔没有倒完自己的肺腑之言，一腔热血已喷洒开来。娄昭君不是没见过杀人，但没见过被砍掉的头颅表情还能那么平静的。也许这就是相尊。

女儿，以后你又要守寡了……

杨愔不仅是一国之相，更是她的次女太原长公主的第二任

丈夫。而太原长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是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和杨愔一样都死于非命，死于高家之手。

娄昭君只愧疚了一瞬，便迅速将目光转向身旁的幼子——刚刚继位数月的北齐皇帝高湛。在众多的儿子中，高湛最为俊美奇伟，如今天子冕服加身，更加耀眼。

“这是你登基后的第一次征伐，可知其中的分量？”

高湛当然知道分量。皇位本来是二哥高洋传给侄子高殷的，但母后一手炮制了“乾明政变”，将皇位抢来送给了六哥高演。然后在六哥病重之际，又强迫他立遗诏传位于自己。在举国尚武的北齐，自己至今没有半分军功，皇位又是母后宠溺而来，如果不在开疆拓土上有所建树，恐怕皇位不稳！

高湛给了母后一个了然的表情，然后面向石阶下一位身着丹碧纱纹命服的中年贵妇。

“平原郡君，此次你去西梁国名为选帝特使，实为灭国特使，你一定为朕拿下江陵这要害之地！”

“臣陆令萱竭尽所能，定不辱使命！”

娄昭君知道这女人的手段，微微点了点头：“如此甚好，也算没白费杨愔那颗宰相脑袋。”

顿了顿，她又转向陆令萱身旁如少女一般秀气的兰陵郡王高长恭：“长恭，你也要给祖母长脸呀。”

高长恭虽然有厚重的甲冑在身，但还是拱手高举，自上而下向祖母作了一个郑重的长揖。

“西梁立国已有八载，孙儿一定力佐平原郡君，让今年成为他们的最后一年！”

娄昭君看着时辰不早了，长臂一挥，向二人下令：“出发。”

陆令萱登上车，在高长恭指挥的一队禁军护卫下，奔出宫门向南而去。

一天后，北周国都长安城中规模仅次于皇宫的大冢宰府门前，天官大冢宰宇文护山岳一般的身姿矗立正中，两边依次并立着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

上有天下有地，兼含一年四季，这融合空间之浩与时间之瀚的六官制源于礼制最严、教化最美的西周。但以宇文护为首的六人全是气冲斗牛、龙骧虎步之辈，此刻能让他们正视的只有府门前空地上百名铠甲雪亮的骑兵及其统帅杨忠。

虽然今天西风烈烈，寒气刺骨，但隋国公杨忠和他的卫队岿然不动，任由头顶军旗猎猎。

宇文护一边抚摸着钢针一般扎满下巴的胡须，一边唤着杨忠的小字：“奴奴，你知道今日为啥我六人一起为你壮行吗？”

杨忠和宇文护一样，虽都已年过半百，但说起话来还是血气方刚：“世间再大，也不超不出天与地。古今再长，也逃不出四季轮回。我大周六官总制朝野，就该一统天下，与天地同寿！”

“说得好！”宇文护拊掌道，“西梁以弹丸之地，能在我大周、北齐和南陈三大国的环伺中残喘至今，是因为萧誉还算听话，一向以我大周马首是瞻。如果这次西梁不能继续唯我马首是瞻，那就——”

他说着化掌为刀，做了一个下劈的手势。

“大冢宰放心，西梁要么为我大周的属国，要么就亡国。”杨忠自信地握紧了剑柄。“反正八年前，胆敢在我马头前挺直腰杆的西梁人都已成了刀下鬼！”

低眉顺眼的西梁才有存在的必要！宇文护对杨忠的回答很是满意，然后侧目看了看杨忠身旁的儿子杨坚，这小子身形笔直挺拔，竟与身上的玄甲融为一体，正如他的小字那罗延的寓意一样，有如金刚不坏。

大老虎与小老虎同下江南，谅那西梁还得继续匍匐于我宇文氏的脚下。

这时随扈用铜盘端上一壶酒来，斟满一杯奉于宇文护。宇文护一饮而尽，然后将空空的杯底示于杨忠父子。

“庆功酒我已提前喝了，剩下的半壶等你们父子归来痛饮！”

杨忠和杨坚皆是高呼不负朝廷厚望，然后转身上马，乘着强劲的西北风呼啸而去。

三天后，陈国都城建康的皇宫正门大司马门前，皇帝陈蒨（qiàn）正感受着满眼的春意。在他身前往南蔓延两里的御道两旁，全是刚刚吐绿的柳树，以及再过两月就要开花的槐树。此时的春风正随这一片嫩绿化为阵阵“青风”，给踌躇满志的他带来一丝成功的希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陈蒨将视线从柳树移向身边如圭如璧的俊朗男人韩子高，“愿卿来思，樱花大盛。”

韩子高会心一笑，陈蒨的前两句出自《诗经》的《采薇》，意思是说回想出征之时，正值杨柳依风。后两句则是他临时起意，希望自己凯旋时，正是月余后的樱花盛时。

感激之余，他撩开衣服的下摆，跪倒在御前：“微臣只愿饮御诸友，烹鳖脍鲤。”

陈蒨闻听，一边捻须一边颌首，这“饮御诸友，烹鳖脍鲤”出自《诗经》中的《六月》，正是描绘凯旋时痛饮庆功酒的酣畅之景。

“爱卿请起，”陈蒨收敛起笑容，“虽说这北周、北齐地广势大，西梁不过蕞尔小国，但眼下真正能威胁到我大陈的却是这西梁。”

“陛下莫忧，微臣此去一定拿下西梁，夺回荆襄之地！”

“我只要萧家在江南的长沙、武陵、巴陵、南平诸郡，彻底断了北人南下的根据地。”陈蒨面有不善道，“当然，西梁能亡国更好！”

韩子高很少在陈蒨眼中见到狠厉之色，当下便肃容道：“如果西梁当真亡了，萧督手下的那些臣子呢？他们中不乏死忠之人。”

“国有罪，罪在天子，干臣民何事？”陈蒨恢复了常色，“愿意归顺我大陈的，厚待；不愿意的，自便吧。”

同一时刻的西梁国都江陵，春色还不似那么浓，甚至有一些阴冷。在破败的重重深宫之中，有一处高台，台上南望便是滚滚长江，居于此间好不惬意。

然而高台上既无凭眺的楼阁，亦无赏雨的亭子，只有一处高大的青石墓冢。墓冢之前耸立着一座石碑，碑上无字无图，突兀地立在那里好像就为了证明这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墓。

此时一位须发皆灰白的男子无力地躺在铺有明黄色软垫的竹椅上，旁边没有一位侍从，只有一位五官温润如玉的白袍青年双手交叉，淡然地守在旁边。

“岿儿，可知墓冢里埋的什么？”萧督声音虚弱地问道。

被称为“岿儿”的正是萧督的三子，活着的诸子中唯一成年的萧岿。

“知道，埋的是书，准确地说是烧掉的书灰。”萧岿的声音如箏般悦耳，但双手却不知不觉捏成了双拳，“一共十四万余册，包括《诗经》的三种本子、齐鲁两地的两种《论语》本子等珍贵古籍。秦始皇焚书坑儒、西汉王莽之乱、东汉董卓之乱等历朝历代的书厄加起来，也不及八年前江陵焚书毁掉的书多！”

萧督闻听脸色更加苍白，沉寂了片刻才又问道：“知道你七叔

爷为什么焚书？”

“我没有萧绎这样的叔爷！”萧岿断然否认，心里又腹诽了一句“也没你这样的父亲”。

萧詧目光依旧盯着书冢：“八年前，我在北周的帮助下攻陷江陵。杀掉七叔的时候，确实心中好不痛快！枉他和你的太爷爷、爷爷和三叔并称‘四萧’，与曹操父子的‘三曹’一起名存青史。孰料他却为了皇位化身屠夫，大肆屠杀兄弟、子侄，以至于你的两个堂叔萧圆照、萧圆正被活活饿死前，咬自己的胳膊果腹……”

萧詧越说越激动，脸上竟泛起了一点儿血色。

“但父皇坐上这皇位，才发现北周留给我西梁的只是这江陵周围三百里之地，和江陵城中的区区三百户百姓！你七叔爷只不过杀了一干族人，咳咳咳……”

而你却杀了大梁的江山！萧岿手背捏得青筋暴起。

原本萧绎当政时的南梁还占据着江南半壁，与北周、北齐鼎足而立。如今在南梁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梁，不过弹丸小国，还寄于北周篱下。如果不是萧氏皇族在江南还残存一些号召力，让南陈如芒在背，估计连这小小的疆域都得随姓了他宇文氏。

“你七叔爷焚烧这东阁竹殿时，曾叹息一辈子读书万卷，到头来还是免不了亡国。纵然博古通今又有何用，还不如一焚了之！”萧詧终于将视线从书冢转到了儿子身上。“为父早年如你爷爷昭明太子一样，嗜书如命，始有八年前的糊涂之举。所以今日召你前来，是要你务必继承父皇的帝位，行尚武之道，重现我兰陵萧氏的辉煌！”

兰陵萧氏……萧岿心中隐隐发烫。自汉朝丞相萧何作为始祖肇兴以来，兰陵萧氏一门历经六百年长盛不衰，显贵不断。到了这南北朝，更是一连建立了南齐、南梁两大王朝，与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相持达七十余载。

放眼这天下，无论是王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还是北魏皇帝亲封的崔、卢、郑、王四大门阀，都与我兰陵萧氏有如云泥之别！

但当萧岿的视线与垂死的父亲相交时，却顿时萎靡了下来——为了登上皇位，今年不过才四十四岁的父亲看起来足有六十四岁！

“舍我之外，还有五弟、六弟、八弟，父亲何不考虑三位弟弟？尤其五弟萧岩，他还是父亲与皇后所出的嫡子。”

萧督叹气道：“他们三个都未成年，如何在北周、北齐、南陈三只环伺的猛虎中间坐稳这江山？”

“江山？”萧岿听到这个词都觉得可笑，“我西梁只有背靠的一条江，何来的山？”

当年南梁的万里河山被你和七叔爷败了个精光，留下这置锥之地给子孙有何用？

“西梁虽小，却居天下之中，乃战略要地！”萧督不满道。

“不然三国本是你死我活之势，为何却在西梁的帝位上达成妥协，由三家的特使一同抡选决定？”

提起这事，萧岿更来气：“历朝历代的皇位都是父子相传，哪如我们这般由三个杀过我族人、国人的刽子手来投票决定的？这样的皇位，在儿臣眼里和阴沟捞出来的一样臭。”

“混账……”萧督气得大咳不止。

萧岿赶紧蹲下身替父亲舒缓背部，却被萧督一把推开。

“皇位是保命符，你懂吗？咳咳咳……”

保命符？萧岿抬头环视了一圈这残破了八年、至今未修缮一砖一瓦的皇宫——西梁注定要亡，而且就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论是亡于北周宇文氏，还是亡于北齐高氏，到时第一个要杀的就是这西梁国君，还有他的妻儿，谓之永绝后患，一如八年前

父亲杀尽七叔爷在江陵的诸多子女。

亡国就要亡家亡身，这是历代亡国之君的必然宿命，还奢谈什么保命符？

“不当国君，你就不亡家亡身了？”努力止住咳嗽的萧誓冷冷透视着儿子。“六百年来我兰陵萧氏在北则为相，在南则为帝，出自吾家的王侯将相不下百人，就是陈胜、吴广在世，都得改口‘王侯将相果真有种’！你说这皇位都是抢来的南北三国能容得下萧家有一条漏网之鱼？”

萧岿有些愕然，但还是嘴硬道：“那儿子就归隐山林，天下之大，总有我们一家的立足之地。”

“怕是你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萧誓话音未落，就听高台下传来一阵急迫的脚步声，脚步嘈而不乱，来者显然是军队！

皇宫乃国家的心脏要害，兵马异动，这是要改变的信号……萧岿正心神不宁之际，就听“咣当”一声，书冢的南门被外力粗暴地撞开，一伙铠甲鲜亮的士卒冲了进来。

萧岿如玉的脸庞顿时涌上一抹骇色——竟然是北周的军队！

自西梁建国起，北周就在江陵城中砌了一道高墙，将江陵城裂为东西二城。其中，西城为北周所掌控。

虽然北周任命的江陵总管就在西城，且其兵马经常以协防为名跑到东城来滋事，但公然闯入皇宫还是头一遭，这令萧岿顿感不妙。

北周兵呼啦一下围了上来，手执兵刃，在他父子四周筑起一道森然的“牢笼”。

萧誓本来就病入膏肓，被眼前这吃人的阵势一搅，咳嗽得几欲散架。

萧岿只得挺身而出，挡于父亲身前质问那些士卒：“尔等要做

什么？就算大周是宗主，但这里是我西梁的皇宫禁地，岂容尔等擅闯！”

“牢笼”之外忽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藩国有人谋反，宗主理当出兵援助。”

“牢笼”应声打开一角，一个身着北周绯色官服的五旬老者大步走了进来。此人的佩剑虽然好端端地待在剑鞘里，一脸的杀气却呼之欲出，仿佛要拿萧岿的人头来祭旗。

“敢问崔使君，我国谁人要谋反？”萧岿一见是江陵总管崔士谦亲自带队，心中反而镇定了些许。

“谋反之人就是你！”崔士谦抬手戟指萧岿的鼻梁。

“你们博陵崔氏好歹也是道德传家的天下一等门阀，当知杀人见伤，拿贼见赃，你说我堂堂的西梁皇子谋反，证据何在？”

崔士谦原本想直接将萧岿拿下，但一听“道德传家”四字，不觉有些束手束脚——如果就此用强拿了他，我崔家岂不和那些久贫乍富的武人成一丘之貉了？遂暂且收敛了一点儿戾气，转头朝身后一指——证据没有，证人倒是有一个。

萧岿侧身向其身后望去，只见一个头束金冠、面容清秀的少年疾步而来，不由轻呼一声：“五弟，你……”

五弟萧岩站定后，怒而问罪道：“三哥，父皇垂危，值此非常之时你不和群臣、众兄弟打招呼，劫持他老人家来此，不是谋逆又是什么？”

虽是捕风捉影，但指控起来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一个不慎就是腥风血雨，这哪里像是十几岁的少年！

“劫持？”饶是萧岿好脾气，此时也面有愠色，“此地是皇宫禁地，宿卫重重，我如何劫持得了父亲？是他老人家召我来此相见的！”

他转头求助地看看父亲，崔士谦、萧岩也同时求证地盯向萧

簪，等他给这件事定个性。萧簪不知是惊吓过度，还是灯枯油尽，此时已是面如金纸。虽然用尽全力半张开嘴，却吐不出一个字，只能筛糠似的半抬起一指，死死指向萧岩。

萧岩赶紧俯身抓住父亲的手：“父亲，你快跟他们讲明白呀！”

“梁帝，你是想说三皇子要害你？”崔士谦阴恻恻地问。

萧簪突然用力反扣住儿子的手，一把将其扯到嘴边，细若蚊吟道：“你已无立锥之地了……”然后挣扎地吐出一口浊气，带着一丝阴晴不明的笑容僵硬在躺椅上。

“父皇……”

萧岩还没反应过来，五弟突然一声长啸，如杜鹃泣血，扑倒在萧簪身上。

崔士谦上前一步，抚摸着萧岩的背道：“五皇子节哀呀！”

旋即口风一转，指挥士兵将萧岩拿下。面对虎狼一般的北周兵，萧岩知道自己再不反击，就得陪父亲一起上路了。

他抬头怒向崔士谦道：“三国特使未到，选帝大典未启，你们北周就要剪除异己吗？”

这顶帽子扣得不小，崔士谦抬手阻了阻士兵：“适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梁帝指你为逆。三千之罪，莫大于谋逆，你已经没有资格参与新君抢选了！”

萧岩反问：“亏你们博陵崔氏还以博学闻世，指可以是指证，亦可为指定、指望。我身为萧家存世的长子，父亲指望我保护族人宗亲，指定我承担长兄之责，有何不可？”

“三哥休要狡辩，父皇明明是指证你大逆不道！”萧岩冲崔士谦使了使眼色，“还请使君为我萧家做主！”

崔士谦也懒得再听萧岩聒噪，挥手让士兵们动手。北周兵全部是北方汉子，个个虎背熊腰，上前抡起大手就要把萧岩提起。

“崔使君且慢！”人群外突然传来洪亮的一声。